



太白楼路



太白楼

济宁名胜古迹

山东美术出版社



东大寺

济 宁 名 胜 古 迹

郑 修 平

山 东 美 术 出 版 社

1984•2 济 南

济宁名胜古迹

郑修平

*

山东美术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.25印张 23千字
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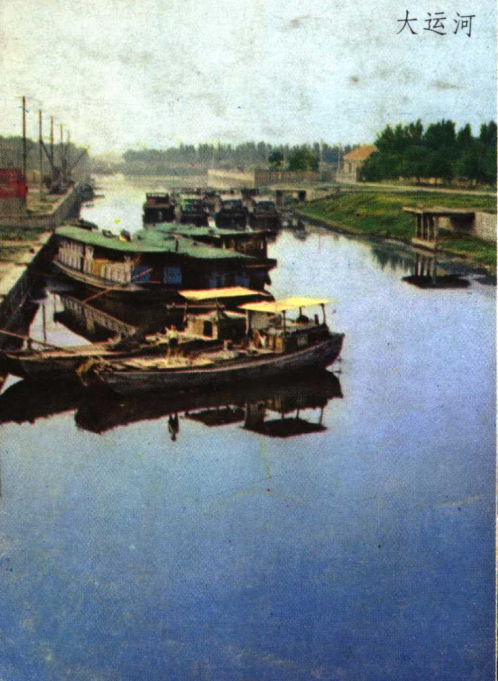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 1—23,500

书号 8332·162 定价 0.23 元



声远楼

大运河



汉魏群

铁塔



K928 Jan 31

目 录

古城济宁	(1)
李白遗迹	(4)
太白楼	(4)
李白纪念馆	(14)
浣笔泉	(19)
济宁名胜古迹	(21)
济宁汉碑及其他	(21)
铁 塔	(29)
声远楼	(30)
东大寺	(32)
诗 絮	(13) (18) (20)
济宁市游览图	(35)

古城济宁

“鲁境七百里，郡有十一县，任城其冲要……土俗古远，风流清高，贤良间生，掩映天下。地博厚，川疎明……其城池爽塏，邑屋丰润，香阁倚日，凌丹霄而欲飞；石桥横波，惊彩虹而不去。其雄丽块圯有如此焉。”这是唐代伟大诗人李白对济宁的赞誉。

济宁，地处鲁西南，位居微山湖北端，大运河之滨，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。远在夏朝，济宁就是我国四个最早的风姓古国之一。据历史记载，青帝太昊（伏羲氏）之后，封任姓于此，以姓氏为国名，称任国。自秦始皇统一中国，分天下为三十六郡，改任国为任城县，上属东郡，下辖亢父、樊二县。五代后周广顺二年（公元九五二年）九月，于巨野县设济州，任城又隶属济州。金代完颜亮天德二年（公元一一五〇年），因巨野经常有洪水灾祸，将济州迁往任城（即今天的济宁市）。元朝初年，京杭大运河东移济宁后，济宁便成了江北交通的重要码头。据元史记载，每年由水陆调往北京的“皇粮”约一百万担，仅济宁一个码头，就转运三十万担，占全国南粮北调的三分之一。当时，运河上帆樯如林，两岸百货堆积如山，四方商旅麇集。为了确保这个水陆码头的正常运转，朝廷在济宁设立了督漕运使和行都水监。

古老的任城，成了南通江淮，北达燕冀的交通咽喉。至元十二年（公元一二七五年），任城升格为济州（郡级），废任城县名。新建的济州，四周虽有济、汶、泗三大水系环绕，但因地势较高，免除了洪水之患。明朝洪武十八年（公元一三八五年），取安宁吉祥之意，将济州改称济宁州，下辖嘉祥、巨野、曹县、郛城、定陶五县。洪武二十四年（公元一三九一年），朝廷派左卫指挥使狄崇驻防济宁。为加强城池防范，把济宁土城改用砖石垒砌，四方皆设城门、角楼，并在城墙上筑瞭敌台、垛口等设施。由于济宁地理位置重要，清代乾隆四十一年（公元一七七六年），又将济宁州改为济宁直隶州，直属朝廷管辖。民国年间称济宁市，解放后改为济宁市，是鲁西南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。相传，远古时代，济宁就是东夷族部落的住地，部落酋长伏羲氏就在这一带活动。西周初期，周武王封他的弟弟周公旦于曲阜，号称鲁国，济宁属东鲁之邦。两千多年前，我国古代思想家孔子、孟子及其门徒，诸如任子、郑子、樊子、仲子、曾子等人，都先后在这一带活动过，对济宁后来的文化发展，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
唐代伟大诗人李白，游历了全国的名山大川，却选中了济宁定居。他亲眼目睹了济宁太平繁华的盛世，感情激发，挥毫写下了“壮观”二字。其后，李白趁为任城县令贺公写厅壁记的机会，对济宁又抒发了感慨：“故万商往来，四海绵历。……耒耜就役，农无游手之夫，杼轴和鸣，机杼嗷哦之女……行者让于道路，任者并于轻重，扶老携幼，尊尊亲亲，千载百年，再复鲁道……”从这些真实的描述中，完全可以想象出，唐代的济宁，市容壮观，商业繁荣，文化发

达，当时被誉为江北的小苏州，确实当之无愧。

元、明、清三代，帝都均设在北京。为便利京城运输，济宁码头又进一步扩大，成了江北最大的码头之一。北口的皮毛，江西的瓷器，南方的毛竹，皆在此集散。当时市内运河两岸的皮毛工业十分发达，长达二里的竹杆巷的竹器手工业也极显盛。还有运河南岸的玉堂酱园，它生产的包瓜、磨茄、糟鱼、醉蟹、龙缸松花等各种名产，独具风味，远近驰名。济宁是中国手工业最早发达起来的城市之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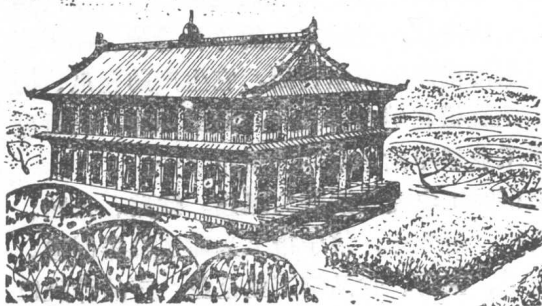
解放后，济宁市的工农业发展较为迅速。铁路、公路、水路交通，四通八达。近年来，济宁市又兴建了机器制造、轻工纺织、五金电子、医药、食品等工业企业，产品种类已达数千种之多。有些产品，不仅畅销全国各地，而且行销东南亚诸国。济宁市这座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城，遗留下大量的文物古迹，如太白楼、浣笔泉、汉碑群、铁塔、声远楼、东大寺、古运河等。新貌古迹，相互辉映。真如李白所述：“非神明博远，孰能契于此乎？”

赠任城卢主簿潜

〔唐〕李白

海鸟知天风，	窜身鲁门东。
临觞不能饮，	矫翼思凌空。
钟鼓不为乐，	烟霜谁与同。
归飞未忍去，	流泪谢鸳鸿。

李白遗迹



太白楼

平地而起，危乎高哉的太白楼，座落在市区中心，古运河北岸，是济宁市的第一景致。

太白楼建筑在高约四·五米的台基上，座北朝南，面宽七间，长三十米，进深十三米，高达二十余米，连同台基在内，总计占地四千余平方米。楼体外观，重檐歇山构造式样。灰瓦覆顶、青砖砌墙。两层楼外，均设游廊。廊外砖砌拱间，朱栏环绕，幽深阔雅。二层檐下，高悬一楷书匾额，上写“太白楼”三字，扇形石刻，耀耀闪光。

台基之上，碑碣林立，青松掩映；两层楼壁上，有块块诗词石刻，精工镶嵌，十分壮观。

太白楼是我国唐代伟大诗人李白的旧居。据《济宁直隶州志》记载，太白楼原为唐代开元年间的一家酒楼，酒楼掌柜复姓贺兰，已失其名，人称贺兰氏，年九十余岁，以卖酒为生。李白于开元二十四年（公元七三六年），同夫人许氏及女儿平阳，由湖北安陆移家济宁，就住在这座楼上。

李白逝世九十九年以后，即唐懿宗咸通二年（公元八六一年）正月，京城才子沈光过济宁，因敬慕李白，登贺兰氏酒楼观览，并写了一篇《李太白酒楼记》。从此，贺兰氏酒楼，就以“太白酒楼”的盛名，传颂于世了。

明代文人刘楚在《登太白酒楼记》中说，李白游历了大半个中国，大江南北，黄河上下的山水名胜，无不登临观览，又无不饮酒作诗，因而，纪念他的祠宇遍及全国，而以酒楼命名者仅有两处：一处在洛阳天津桥南，是李白的好友董糟丘建造的，此楼早已不存；另一处即是济宁太白楼。可见此楼在全国的李白遗迹中，有着重要的地位。

唐代的太白酒楼，究竟建于何处，已难以查考，但从金代纥石刊在大定二年（公元一一六二年）《题李白酒楼记》一诗中所写“太白楼空四百年，才名高似月横天”，推算到纥氏游此楼时，原酒楼已存在了四百余年，后来由于战乱失修和地震，楼已全部倒塌。元代至元二十二年（公元一二八五年）十一月，对太白楼进行了第一次重建。明朝洪武二十四年（公元一三九一年），左卫指挥使狄崇驻防济宁，将土城改筑为砖石城墙时，可能因工程需要，按原样将太白楼移到南城墙上，即现址。后历经明、清、民国，进行了十数次较大的重修。解放后，又于一九五二年由政府拨款重建，才使太白楼巍然屹立至今。

人们不禁会问，李白祖居四川，生于中亚碎叶，为什么要移家济宁居住呢？根据他本人的自述和历史记载，其原因有三：一是他家族中不少成员早就在山东鲁西南一带任职做事。其中在济宁地区做官和做事的有一个叔父，一个哥哥和四个叔兄弟；二是李白的远祖李广，曾任汉朝的边将。据《汉书·李广传》记载，李广早在汉景帝三年，跟随太尉周亚夫来到济宁地区，平定“七王之乱”。他勇猛异常，奋力攻下了昌邑城（现金乡附近），立下了大功。但是，由于李广在此次战役中，私自接受了梁王（刘武）未经朝廷同意而赐予的“将军”印，而被朝廷责怪，未受到应有的封赏。李白对此事极为不平，因而也就对济宁这块地方产生了特殊的感情；三是李白自幼酷爱剑术，他在《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》一首诗中说：“顾余不及仕，学剑来山东”。李白十五岁就击剑任侠。当时，有一位名叫裴旻的击剑名人，号称唐代剑术之绝。据《新唐书》记载，裴旻曾随幽州督都孙佺北伐奚人时被围困，他舞刀站立马上，飞矢四集，皆迎刃而断。奚人畏其武艺高强，自动解围而去。又据《太平广记》记载，开元年间，裴旻在家居母丧，请著名画家吴道子在东都天宫寺内画神鬼像，为其母超度亡灵。吴道子求他为自己舞剑助兴，裴旻欣然应允。于是他脱去孝服，持剑跨马，左抽右旋，走马如飞，剑掷空数十丈，如白云翻滚，雪花飘浮。裴旻手执剑鞘，剑直插鞘中，观者无不惊骇。对这样的剑术名手，李白早有崇慕之心。据李白的《墓碑》记载，他曾写信给裴旻说：“如白，愿出将军门下。”根据郭沫若同志推断，那时裴旻或许也寓居济宁。所以，李白移家来此投师学剑，这也可能是其中的原因之一。

李白于开元二十四年(公元七三六年),移家济宁寓居太白楼起,直到乾元二年(公元七五九年)将儿女移往楚地止,先后在济宁居住二十三年之久。他的儿子出生在这里,女儿在这里长大成人,夫人在这里去世。李白对太白楼的深厚感情,在他后来的很多诗篇中,都有所反映。天宝八年(公元七四九年),李白漫游金陵时所写的《寄东鲁二稚子》诗写道:“南风吹归心,飞堕酒楼前。楼东一株桃,枝叶拂青烟。此树我所种,别来向三年。桃今与楼齐,我行尚未旋。娇女字平阳,折花倚桃边。折花不见我,泪下如流泉。小儿名伯禽,与姐亦齐肩。双行桃树下,抚背复谁怜。念此失次第,肝肠日忧煎……”。由此可见,在李白的心中,酒楼、桃树、亲生骨肉,三者紧紧联在一起了。太白酒楼与李白的生活有着何等重要的关联啊!

登游太白楼,由南门拾级而上,就是四千余平方米的坪台。台高坪阔,遍地种满了桃、杏、柏、榕等花木,十分赏心悦目。楼东北面的一块空地上,前后并立着两列碑刻,都是元、明、清三代的遗物。前排左起第二块,是元朝秘书监陈俨撰写的《重修李白酒楼记》碑。碑略呈横长方形,全文近七百字。除记述太白楼的沿革外,对李白的伟大一生进行了热情的颂扬。楼前,两石碑夹道,皆为清朝乾隆皇帝御制。据《济宁直隶州志》记载,从公元一七七〇年到公元一七八四年的十四年间,乾隆曾五下江南,五次都驻蹕济宁,每次必登楼赋诗,刻石铭记。现存石碑,四面刻字,记述他多次登临的感受。在乾隆立碑之处,原有唐代京城才子沈光所题《李翰林酒楼记》石碑一幢。据《济宁直隶州志》记载,此碑立于唐懿宗咸通二年正月,大篆书,碑制六楞若

柱，后官庖借以为墙，砌入石壁，土封烟蚀，仅存数字可辨。此碑不仅记述了太白楼的起源，而且对李白的人品、思想状况，描述颇详。其中一段写道：“太白既以峭讦矫时之状，不得大用，流斥齐、鲁。眼聪耳明，恐貽颠踣，故狎弄杯觞，沉溺糲蕡，耳一滛雅，目混黑白。或酒醒神健，振笔著纸，乃以聪明移于月露风云，使之涓洁飞动；移于草木禽鱼，使之妍茂轩腾；移于边情闺思，使之壮气激人，离情溢目；移于幽岩邃谷，使之辽历物外，爽人精魄；移于车马弓矢，悲愤酣歌，使之驰骋决发，如睨幽并，而失意放怀，尽见穷通焉。”

两碑之后，甬道直通太白楼正门和一楼游廊。绕壁周览，四壁满嵌石刻，约四十余块。楼南墙西端，迎面就是李白所撰《任城县令厅壁记》石刻。文辞绝妙，书法刚遒。刻石宽一·三五米，高〇·三五米，全文约五百字。此文是李白移居济宁不久，便与姓贺的县令（多说是贺知章，其实为讹传）结为知交，因此在县衙大厅的墙壁上书写了这篇文章，借以宣扬贺公的盛德。原迹早已失存，现存者是清代乾隆年间，漕使太原杨二酉翻刻的。杨二酉的跋语说，乾隆庚戌（公元一七九〇年），他陪同济宁知州席恒轩、郑荣久等人登游太白楼，在瞻仰李白遗像的同时，遍读全楼诗碣，独不见李白的《厅壁记》一文，席知州甚感遗憾，便嘱托他重写刻石。此文除详细考证了鲁地，特别是济宁的历史沿革和自三皇五帝以来的风土人情外，又以大量的事实，描述了盛唐时期济宁的交通、商业、文化繁荣盛况。这对研究唐代的政治、经济以及鲁西历史是个宝贵的资料。

楼北墙上，两副石刻对联，文辞书法，争相比美。一副

为近代著名金石学者罗振玉书写，另一副为武陵人王以愍书写。有趣的是，他们都是用李白的诗句组合而成的。

罗振玉的对联为：

把酒临风看带郭千家何处青山留谢朓

登高望远指布帆一片当年春水别汪伦

此联，高二·五米，宽〇·三八米，小篆书，两联并立。上联所说的谢朓是南齐著名诗人，曾当过宣州的太守。宣城东南，有一座青山，面临长江，山光水色，风景秀丽，谢朓经常来这里漫游赋诗，并在青山之南建宅筑院，名为谢朓宅。所以后人把青山也称为谢家青山。李白一生，既羡慕谢朓的诗文才华，又羡慕谢朓的人品超逸。他生前曾多次到青山漫游，凭吊谢朓故宅。宝应元年（公元七二六年）李白又在青山建宅定居，同年十一月，在此病逝。李白死后先葬于龙山，由于他生前酷爱青山，并在诗文中有终此之志，所以唐代宣、歙、池三州观察使范传正，在李白死后五十五年（即元和十二年，公元八一七年），又将李白遗骨由龙山，移葬于青山西麓。这就是李白与青山谢朓的关系。下联所说的汪伦是安徽泾县人，当地的一个隐士。他住的地方——汪伦别业，离泾县桃花潭不远。桃花潭是个水平如镜、桃花掩映的风光绝境。李白经常接受汪伦的邀请，去桃花潭游览。汪伦和村民们常温酒相待，彼此逐渐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当他离开桃花潭时，汪伦和村民们都依依不舍，唱着歌送到船上。李白感情激发，遂写下一首七言绝句：“李白乘舟将欲行，忽闻岸上踏歌声。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。”这首满怀深情厚谊的诗，至今为人们所传颂。

王以愍的对联为：

青天骑白龙我欲因之梦吴越

长风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

对联石刻高一·五米，宽〇·三五米，楷书，两联并立。上联选自李白的《送杨山人归嵩山》诗的末句和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诗中的一句。说的是后汉人瞿武，七岁时吃了仙草黄精灵芝，便不食人间烟火，遁入峨嵋山。天竺国神人向他传授秘诀后，瞿武骑白龙飞升青天。李白借此抒怀，既表达了他欲骑白龙凌飞仙境，摆脱困境的避世心情，又表达了他对唐王朝腐朽政治的不满和愤慨。

循一楼木阶盘旋而上，便进入二楼大厅。楼高厅阔，宽敞明亮。大厅北墙正中，镶嵌着两块巨形石刻：一块为刻有李白、杜甫和贺知章的“三公画像石”；一块为刻有明代所书“诗酒英豪”四个大字的石匾。画在下，字在上，烘云托月，主旨自见。

三公画像石，高一·〇一米，宽一·六六米，石上刻着李白、杜甫、贺知章三公画像。石刻左下角署“豫沈李汉章敬立”。此石立于何时，李汉章究为何人，无从查考。三公像中，李白居中，头戴乌纱帽，身穿白紵袍，脚蹬布履，青须微拂，眼神俊逸，形态潇洒，栩栩如生。

李、杜、贺三公画像，雕刻在一起，组成一幅画面，绝非偶然。济宁地方史料记载，当时贺知章在济宁当县令，李白是为投他而来的。虽然此事并不确实，但李白与贺知章的深厚友谊却是世人皆知的。李白于开元十八年（公元七三〇年），第一次进入京城长安时，因贺知章早闻其名，亲临旅馆拜访。他见李白气宇轩昂，一表人材，主动提出要看他的诗文。李白欣然拿出自己写的《蜀道难》一篇交给贺知章。贺

知章未读完就再三称赞，说李白真是天上下凡的神仙，并与他解“金龟”换酒，促膝交谈。这不仅使李白得了“谪仙”之名，而且由于贺知章的推崇，使他与侍御史崔宗之，左相李适之，汝阳王李璣等当时朝廷显赫人物结为“八仙之游”（俗称“醉八仙”）。天宝元年（公元七四二年），李白由布衣一跃而为朝廷的供奉翰林，这与贺知章的推荐，是有直接关系的。天宝三年，八十六岁的贺知章告老还乡时，李白特写《送贺宾客归越》诗相赠。分别以后，他又时时怀念，写下了几首忆贺知章的名诗。其中，在《重忆一首》中写道：“欲向江东去，定将谁举杯？稽山无贺老，却棹酒船回。”贺知章在李白心中，是最亲密的诗朋酒友了。

李白和杜甫在唐代诗人中，一称“诗仙”，一称“诗圣”。李白在济宁寓居期间，正是杜甫的父亲杜闲任兖州司马的时候。杜甫经常往来于济宁和兖州之间，与李白同为一地游客。天宝三年秋季，他俩相约，由梁、宋北游济南，继之又漫游鲁郡各县。杜甫在晚年曾两次回忆说：“昔者与高（适）李，晚登单父台。寒芜际碣石，万里风云来。”“忆与高、李辈，论交入酒垆，两公壮藻思，得我色敷腴。”其中提到的单父台，碣石，都是他们在游历鲁地时所见。李白亦有多首诗遥寄杜甫，表达对杜甫的思念。其中《沙丘城下寄杜甫》一诗写道：“思君若汶水，浩荡寄南征。”可见情思之切，友谊之深。

刻石作者，抓住李、杜、贺三公之间的友谊，将其肖像刻在一起，构成一幅画面，尽管杜、贺并不相识，却也有其缘由的。

三公画像石之上，就是“诗酒英豪”石匾。石匾高〇·八

三米，宽二·四四米。楷书，洒脱豪放，大有气壮山河之势。石匾的诱人之处，不完全在于书法造诣的高超，更重要的是它高度概括了李白一生的生活特点。我国历史上以饮酒赋诗称得英豪者，不乏其人，但其中李白尤为佼佼者。李白酒量之大，在他的诗中也有记述，在《襄阳歌》中写道：

“鸬鹚杓，鹦鹉杯。百年三万六千日，一日须倾三百杯。”他又在《将进酒》中写道：“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烹羊宰牛且为乐，会须一饮三百杯。”所以有人在《太白酒楼赋》中说他“醉吻涸三江之水”。李白醉酒时间之长，也是很惊人的。他在《赠内》一诗中竟说：“三百六十日，日日醉如泥。”李白死后不久，宣、歙、池三州观察使范传正，在为他立的“新墓碑”文中提到：“至今尚疑其醉在千日”，把李白和前代的名酒家刘玄石相比。但李白醉酒，在诗中说酒，不但不使人厌烦，反而使人看到他的理智与天真。李白在《拟古》诗第三首中写道：“提壶莫辞贫，举酒会四邻。仙人殊恍惚，未若醉中真。”又在《月下独酌》中说：“圣贤既已饮，何必求神仙。三杯通大道，一斗合自然。”这些诗，充分反映了他渴求在醉中反朴归真，摆脱诸多的世间烦恼和不平之愤。可见李白醉酒之际，正是他思绪最清醒之时。这正合杜甫对他“嗜酒见天真”的评语。《天宝遗事》一书中亦说：“李白嗜酒，不拘小节。沉醉中所撰文章，未曾错误，而有不醉之人相对议事，皆不出太白所见。”所以人们都称李白为“醉圣”。

刻匾作者，正是抓住了李白一生“卧必酒瓮，行惟酒船，吟风咏月，席地幕天”的特点，用“诗酒英豪”四字作了高度概括。